

童年 我的大学

主编 高尔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娜 拉 崔泽仁
李 杰 王世喜

童年 我的大学
高尔基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市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2.5 字数：3100千

2001年1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4-05482-2/ I·983 全套定价：960.00元

童 年

目 录

一	1
二	11
三	24
四	41
五	55
六	68
七	76
八	89
九	106
十	123
十一	144
十二	163
十三	184

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我的爸爸一身素服，直挺挺地躺在窗户下边的地板上，他光着脚丫子，脚趾头怪模怪样地张着，一双厚实的手平搁在胸前，手指头也蜷曲着，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成了两圈黑黑的铜币，慈祥的脸儿黑不溜秋，龇牙咧嘴，叫我挺害怕的。

妈妈光着半个身子，围着一条小红裙，跪在爸爸身边，拿着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他那头软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妈妈的嗓门哑着，低声咕哝着什么，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好大，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

外婆拉住我的一只手，她身子滚圆，大脑袋，还有一双大眼睛，加上一个滑稽松软的鼻子，她身着缙衣，显得飘柔悦目，她也在哭哭啼啼的，在一旁陪着妈妈，哭声有些独特，又很自然，她全身哆嗦个不停，拽着我直往爸爸的身旁推。我藏在她身后，硬是不愿意去，我当时又害怕又尴尬。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们哭过，也不明白外婆嘴里说得是什么意思：

“好孩子，快去跟你爹告别，他没到年纪，不到大限就去了，你将再也见不着他了……”

我小时候得过重病，那时才刚能下地走路，在我得病期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高高兴兴地照顾我，后来他突然不见了，代替他照顾我的是外婆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她。

1871年，俄国阿斯特拉罕一带霍乱肆虐，本书作者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阿廖沙）三岁患病，其父马克西姆因护理他而染病不治身亡，后来作者由远道来的外婆照料。

她答道：

“从上头下诺夫戈罗德来，是坐船来的，可不是步行哟！水上走不来的，小鬼！”

这话听起来挺好笑，但又不明不白。要知道在我家楼上倒是住了几个染了大胡子的波斯人，而地下室里则住着一个黄皮肤的加尔梅克老头儿，以贩羊皮为生。跨上楼梯的栏杆可以一直往下滑，要是摔倒了，就会翻个筋斗一头栽下去的，对此，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话说得挺糊涂的，虽不对但很好玩。

“我又怎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总爱吵吵嚷嚷呗。”她笑着说道。

外婆说话特别亲切，叫人开心，而且又有条理。从她来的第一天起，我便喜爱上了她，从此我总希望她带我快点儿离开这间屋子。

妈妈的样子使我特别难过，她的泪水和哭声使我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妈妈这副模样儿——她向来板着脸，话不多，清爽利落，人高马大，身板结实，手劲也特大。而眼前她却大变样儿，浑身臃肿蓬乱，身上的衣服扯得稀烂，挺不雅观的，原先头上的秀发梳得平整光洁，像一顶漂亮的大盖帽，而如今头发披散在肩头上，遮住了脸，编成辫子的那一半头发耷拉着，落在爸爸熟睡的脸上。我在屋子里站了老半天了，她却始终没有瞥我一眼，只顾着梳理爸爸的头发，哀声恸哭，泪流满面。

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子和一名警察从门口往里瞅。那个警察怒声吼道：

“快抬走！”

窗户上挂着一块玄色披巾，风一吹，像是帆儿鼓了起来。这使我回忆起爸爸有次带我去乘船的往事。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爸爸笑了笑，用双膝夹住我，大声说：

“没事儿，好孩子，别怕！”

妈妈猛地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但没站稳随即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发散落开来，她紧闭着双眼，脸色苍白，也像爸爸一样

齜着牙，用吓人的声音叫道：

“把门关上……阿廖沙——滚开！”

外婆把我推开，冲着门口喊：

“乡亲们，不要怕，不要动他，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别那么想，老乡们！”

我缩进了一个阴暗角落的大箱子背后，只见妈妈在地上蜷着身子，痛苦呻吟着，上下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外婆则在她的身旁，柔声说道：

“为了圣父和圣子，你就忍着点吧，瓦留莎！愿圣母保佑……”

我心里挺害怕的。她们在爸爸身边的地上爬来爬去，不时碰到他，哼哼哧哧，放声号哭，爸爸却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就这样在地上折腾了好久，妈妈几次站起身来，随即又倒了下去，外婆像个大黑软球似的从房里滚进滚出，随后，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算你有福，主啊！”外婆说道，“是个男孩！”

她于是点上蜡烛。

以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大概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凄凉坟场的一角，我站在一个滑溜溜的小土堆上，眼看着爸爸的棺材被放进墓坑里，坑底积满了水，还有好几只青蛙，有两只爬上了黄黄的棺盖。

站在墓边的，有我、外婆、一个浑身淋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气喘吁吁的庄稼汉。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洒落在大伙儿身上。

“埋吧。”警察说完，便走到一边去了。

外婆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掩面而啼。两个庄稼汉当即弯下腰，急急忙忙地把土盖在棺材上，坑底的积水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

这是对阿廖沙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响，两只青蛙跳下棺盖，想从坑壁往上爬，却被土块打落在坑底上。

“走开，阿廖沙。”外婆拉着我的肩膀，说道。我挣脱了她的手，不肯走开。

“你好厉害，主啊。”外婆不知是埋怨我，还是抱怨上帝，她低下头，默默地站了许久，直到墓坑被完全填平，她仍然一动不动。

两个庄稼汉用铁锹拍拍土，砰砰直响；一阵风吹来，雨被刮跑了。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无数个黑暗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几声？”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问我，“你本该哭几声的！”

“我不想哭。”我回答。

“好啊，不想哭，那就别哭了。”她轻声说。

这一切都特别奇怪，我一般不会哭的，除非恼了气，我疼痛时也不哭，我一哭，爸爸总会笑话我，而妈妈则会大吼一声：

“不许哭。”

随后，我们坐上一辆马车，在一条肮脏的大街上行驶，两旁都是深红色的砖房，我问外婆：

“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的。”她答道，“上帝会保佑它们的。”

爸爸、妈妈都不曾这样一再亲切地谈及上帝。

几天后，我、外婆和妈妈登上了一艘轮船；我那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裹着一条白布单，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桌子上。

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从圆鼓鼓的马眼儿似的窗口朝外望去，湿漉漉的玻璃窗外，不停地流淌着泛着泡沫的浊水，溅起的浪花不时打在玻璃上。我不禁往后一缩，跳上了舱板。

“别怕。”外婆用她那柔弱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重新把我放在那堆包袱上。

水面灰朦朦的，远处隐约可见黑乎乎的土地，随即又消失在雾

霭之中。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唯独妈妈双手反枕在脑后，倚靠在舱壁上站着，一动不动。她脸色铁青阴沉，茫然失措，紧闭着双眼，她始终不吭一声，全然变了，变成了我不熟悉的人，连身上的衣服也使我觉得陌生起来。

外婆多次悄声对她说：

“瓦里娅，你吃点儿东西吧，少吃点儿，啊？”

她默不出声，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而跟妈妈说话时声音则大一些，但有些小心，怯生生地，而且话也很少。我觉得她有点儿怕妈妈似的。这我看得很清楚，从而跟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妈妈蓦然发怒，大声吼道：“水手呢？”

瞧她的话说得好怪，什么萨拉托夫啦，水手啦，都把人弄糊涂了。

进来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胖子，身着蓝衣，拿来一个木匣子。外婆接过木匣子，将弟弟的遗体放了进去，随后伸出双手，托着木匣子往舱门走去，但由于太胖，她只有侧身才能通过那扇狭窄的舱门。她于是站在门边，一阵犹豫，样子引人发噱。

“哎呀，妈妈，”妈妈一声喊叫，夺过外婆手中的小棺材，她俩便走出了舱门，我则留在舱里，上下打量着那个蓝衣人。

“怎么，死的是你弟弟吗？”他朝我弯下腰来，问道。

“你是什么人？”

“水手呗。”

“萨拉托夫是谁呀？”

“一个城市名。瞧，窗外就是！”

窗外有一大块儿土地在移动，那是一片黑压压的陡峭河岸，罩在雾中，犹如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切下的一块。

“外婆去哪儿啦？”

“去葬小外孙了。”

“是土葬吗？”

“不土葬还怎么着？”

我给水手讲了，在埋葬爸爸时，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他一把将我抱起来，紧紧搂着，亲了又亲。

“啊呀，小家伙，你真懵然无知啊！”他说道，“犯不上去怜惜那两只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你看她多痛苦！”

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呜呜的汽笛声。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儿，所以并不害怕。那水手急忙把我放下，跑了出去，边跑边喊：

“得快跑啊！”

我也跑出去。跑到舱门外，昏暗的过道里空荡荡的。离舱门不远处的梯磴上的铜条闪闪发光。我往上一看，见乘客们背着包袱，拎着提包在走动。他们显然要下船，我就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众人走到船舷的跳板前时，大伙都冲我嚷嚷：

“这是谁家的？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我不知道。”

人们推我，拍拍我，摸摸我，好久好久。最后，那个花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抱起，说：

“他来自阿斯特拉罕，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进了船舱，把我往包袱上一放，临走时指着我说：

“再乱跑就收拾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了下来，轮船已不再颤动，水也不再打得船砰砰响了。舷窗外堵了一层湿湿的水墙，船舱里黑黑的，密不透风，包袱堆似乎在膨胀，挤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兴许我就是这么一个永远留在空荡的船上无人问津的人了吧？

我走到舱门上，门打不开，铜把手怎么也拧不动。我拿起盛牛奶的瓶儿，使劲朝铜把手砸了过去。奶瓶碎了，牛奶溅了我一脚，流进靴子里。

门还没打开，我的心情懊悔起来，便躺了包袱堆上轻声啜泣，哭着哭着，也就睡着了。

待我一觉醒来，船又响起砰砰声，不停地颤动着。舷窗亮晶晶

的，像个小太阳。外婆坐在我身旁梳头，紧蹙着眉，嘴里嘟囔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古怪，密密的，遮住了她的双肩、前胸和双膝，一直拖到舱板上，乌油油的，泛出蓝光。她探出一只手，把头发从舱板上稍稍托起，悬空握住，使劲把那把齿儿稀疏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发绺里，她歪起嘴角，乌黑的双眼闪出怒火，在一大堆头发的衬托下，她的脸显得小而可爱。

今天，她似乎很凶狠，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长得这么长时，她又用昨天那轻柔悦耳的声音答道：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要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的！年轻时，我曾以这些马鬃似的头发而引以自豪，老了，我又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刚刚出来哩……”

“我不困了！”

“嗯，那就别了。”她当即表示了同意，接着一边梳辫子，一边朝长沙发那边看了看，妈妈正仰面躺着，直挺挺的。“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打碎的？小声点儿告诉我吧！”外婆问。

她的话宛转如歌，字字句句像花儿似的轻柔、鲜艳、亮丽，易于让我记住。她笑的时候，两颗樱桃般的黑眸便扩大，闪现出难以言表的愉悦，微笑时常常展露牙齿，雪白而坚固。别看她面颊上的皮肤黝黑，皱纹多，但整个脸儿仍显得那么年轻、白净。美中不足的是脸上嵌着一个大鼻子，而且鼻孔还朝天。她嗅着烟，烟从那把镶银的鼻烟壶中冒出。浑身上下青衣玄服的她，双眸传神，透露出发自内心的永不熄灭的光芒，既令人欢快，又暖人心田。她背有点儿驼，近乎佝偻，身体又胖，但行动却敏捷灵巧，像一只大猫，她的性格也正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一样温柔。

在她到来之前，我仿佛藏在黑暗角落里睡大觉，但她一来，便把我给唤醒了，带领着我走进光明，将我四周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编织成的五光十色的花边，而且立即成了我终生不易的朋友，成为最合我心意、最能理解我的亲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给了我无穷的勇气，使我具有了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艰苦的人生。

40年前的轮船行驶缓慢，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达下诺夫戈罗

德，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的美好时光。

那几天天晴得很，我和外婆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头顶着蓝天，行驶在伏尔加河金秋时节披绣的两岸。这艘橘黄的轮船后边用一条缆绳拖着一艘驳船，正在劈波斩浪地逆水前进，轮叶不紧不慢地拍着蓝蓝的河水，发出砰砰的响声。灰色的驳船活像一只龟。太阳悄悄地爬上伏尔加河的上空。每时每刻，四周的景色都在变化，黛绿的群山恰如大地锦绣衣衫上的华丽皱襞，一些城乡散落在沿河两岸，远看宛如一块块蜜糖饼干，水面上漂着金色的秋叶。

“瞧，景色多美！”外婆在甲板上来回徘徊，时刻絮叨着这些话。她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睁大了眼睛。

她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都给忘了，她站在船舷旁，两手交叉在胸前，面露微笑，默然不语，眼里含着泪水。我不时地扯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

“啊？”她猛然一怔，“我像打了个盹，做了一个梦。”

“可你为什么含着泪水呀？”

“小宝贝，这是高兴的泪水，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笑吟吟地说道，“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活了一大把儿年纪，都有六十个年头儿了。”

她闻了闻鼻烟，就开始讲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心肠好的强盗，有贤达圣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

她讲故事时声音很低，表情神秘，俯身对着我的脸，睁大着双眸，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在我的身上注入能使我奋起的活力。她的故事像歌一样，越往下讲，越是流畅自如，宛若天籁一般，悦耳动听，我听着听着，总会央求她：

“再讲一个！”

“那就再讲一个得了，有一个灶神爷，拿根面条儿扎进自己的脚心，他晃来晃去，哇哇直叫，哎哟，小耗子，好痛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了！”

她抬起一只脚，用手握住它，摇摇晃晃，皱着眉头，一副怪相，仿佛她的脚真痛似的。

四周站着好几个水手，都是一些蓄着大胡子的可爱的人儿。他们边听边笑，夸外婆讲得好，也提出要求来：

“哟，老太太，你就再讲一个吧！”

接着，他们说道：

“走，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晚饭！”

晚餐时，他们邀请外婆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人，不准大家吃水果，见到水果，他便会一把抢过去，扔到河里面。这人穿戴挺像个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唯恐躲闪不及。

妈妈极少上甲板上走动，老是避开我们。她始终不缄其口，默不吱声。她身材高大匀称，闷闷不乐，脸色铁青，浅色的头发梳成粗大的辫子，像皇冠似的沉重地扣在头顶上。她浑身健壮有力，如今回忆起来，她就像裹在云雾中一般，她那双如同外婆一般大的灰眸正透过云雾，冷冷地、远远地观察着世道人情。

有一次，她厉声说道：

“娘，人家都笑话您呢！”

“上帝保佑他们！”外婆不以为然，“让他们去笑吧，让他们笑个痛快得了。”

我记得外婆一看到下诺夫戈罗德，就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拉着我的手，领我去船边，大声叫道：

“你瞧，你瞧瞧，多美啊！好孩子，这就是下诺夫戈罗德！这才是人间仙境！你瞧那教堂，多像是在青云之间翱翔啊！”

她于是接近哭声地央求妈妈：

“瓦留莎，你也瞧瞧好吗？快来瞧瞧，你兴许忘了这个地方了！你也来高兴一下吧！”

妈妈苦笑了一下。

轮船停靠在这座城市的河心中，河里挤满了船只，上百根桅杆直指蓝天。这时，一艘载满人的小艇向轮船靠近，一根竹篙搭在轮船放下的舷梯上，人们开始一个个爬上甲板。快步走在前头的，是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干瘦的小老头。他蓄着一撮金黄色的胡须，长着

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莹莹的眼睛。

“爹！”妈妈用浑厚、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他抱住她的头，用红红的小手儿抚摸着她的双颊，尖声喊道：

“你都怎么了，傻女儿？哎哟哟！这就好了……唉，你们这些家伙啊……”

外婆像陀螺似的旋转过来，刹那间，就把所有的人拥抱了一遍，热吻过了。她把我推到众人跟前，急忙说道：

“喂，快上前来！那是米哈依尔大舅，这是雅柯夫二舅……纳塔莉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他们都是咱们这一家子人，你瞧有多少人啊！”

外公问起外婆：

“你好吗，老婆子？”

他们连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一把拉出，搂住了我的脑袋问道：

“你是从谁家溜来的？”

“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的是什么话？”外公转身去问妈妈，还没等回答，就一把推开了我，说道：

“颧骨长得跟死去的他爸……都下船吧！”

上了岸，我们沿着山路往上走，小道上铺满大块的鹅卵石，两旁高高的坡面上覆盖着枯草。

外公和妈妈走在众人的前头。他个头儿小，只到妈妈的肩膀，但迈着飞快的小步，妈妈则从上往下看他，像是在腾云驾雾似的。两个舅舅默默地尾随其后，头发黑亮的米哈依尔，干瘦得像外公一样；长得浅色鬈发的雅柯夫，还有几个肥胖的女人，衣服鲜艳，六个小孩，都比我年长，性格文静。我跟外婆和小个子纳塔莉娅舅妈走在一起。这位舅妈脸色苍白，蓝蓝的眼睛，挺着个大肚皮。她常常停下来喘气，小声说道：

“哎哟，走不动啦！”

“他们干吗要拉你来？”外婆生气地埋怨道，“都是些蠢货！”

我不喜欢这些人，大人和小孩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就连外婆也有些变了，变得跟我疏远了。

我极不喜欢外公，当时便感觉到了敌意，于是我对他留意起来，既畏惧又好奇。

我们上了坡，在坡顶最高处，紧靠左边斜坡，便是一条大街，街上有一座低矮的平房，墙上涂得脏兮兮的，屋檐很低，窗户外凸。从外表上看去，似乎是一栋大房子，但里面却不尽然，房子被分割成一间间阴暗的小房子，显得拥挤不堪。处处都像停靠码头的轮船一样，尽是忙碌、气愤的人群，孩子们则像一群奸诈的麻雀，跳来跳去，到处都充满了刺鼻的陌生气息。

我走在院子里。院子里也令人不快，满院都挂着大块的湿布，还摆放着许多大木桶，桶里装着浓稠的五颜六色的水，水里也泡着湿布。院角上一间半倒塌的低矮的厢房里，炉火烧得正旺，有一个开了锅，咕嘟咕嘟地直响，一个看不见影的人高声呼叫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紫檀色染料——品红——白矾……”

二

一种丰富多彩、色彩斑驳、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开始了，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开始展开。在我记忆中，这种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极端诚实的天才道出的一个悲惨的童话。如今，回忆起这段记忆，有时连我都难以相信，对其中的许多事情我都想辩驳、否认，因为“那一家子蠢货”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太多的残酷的事情。

不过，真理毕竟高于怜悯，更何况我又不是在说我自己，而是讲那个令人窒息、阴森恐怖的狭小圈子。在那里，普通的俄国人曾经生活过，而且直到现在还生活着。

外公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炽热的仇恨气氛，不仅大人像中了仇恨之毒，连小孩子也热烈地加入一份。我从外婆的口中得知，妈妈

来到这里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为分家之事闹得不可开交。妈妈这次突然来到，更加剧了他们分家的欲望。他们担心妈妈会抢本来为她备下，但却因妈妈“自作主张”违背外公意愿出嫁而被扣下的嫁妆。两位舅舅认为那份嫁妆应由他们两人平分。加之他们早就相互之间为了谁该在城里开染坊，谁又应该搬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村去开染坊之事争得你死我活了。

我们到后没几天，便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舅舅忽地站起身来探过饭桌，冲着外公一阵狂吼，像疯狗一样齜着牙，浑身哆嗦着。外公用汤匙敲打着饭桌，公鸡打鸣似的大声呵斥：

“都给我滚出去讨饭吃去！”

外婆痛苦得脸色变了样儿，痛心地说：

“全部分给他们吧，老头子，你也落得个清闲，都分了吧！”

“住嘴，都是你惯的！”外公口吼着，两眼闪射着怒光。真够怪的，别看他个头儿小，叫起来却震得耳朵疼。

妈妈从桌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背转过身去不吭一声。

米哈依尔舅舅突然抡起巴掌给了他弟弟一记耳光，弟弟大吼一声，揪住他，两个人便在地上滚成一团，发出一片喘息、呻吟和辱骂的声音。

孩子们都吓得哇哇大哭，怀孕的纳塔莉娅舅妈狂叫着，妈妈把她抱着拖走了，性格开朗的麻脸保姆叶芙根妮娅把孩子们轰出了厨房。

椅子都弄倒了，身材魁伟的年轻学徒“小茨冈”骑在米哈依尔大舅舅的背上，另一位秃顶、大胡子、戴着墨镜的师傅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则用毛巾捆住了大舅舅的手。

米哈依尔舅舅伸长了脖子，稀拉拉的黑胡子磨蹭着地板，气喘吁吁的样子着实令人害怕。外公绕着桌子打转，痛苦地号叫：

“亲兄弟，亲骨肉啊！你们却……”

刚开始吵架时，我就吓得跳上了炉顶，满怀好奇又恐惧的心情看着外婆，只见她用铜盆里的水给雅柯夫舅舅洗打破了从脸上流出

的血，他一边哭一边跺脚，外婆则声音沉痛地说：

“该死的东西，一帮野杂种，清醒清醒吧！”

外公把撕破的衬衣搭在肩头，对她喊叫：

“老妖婆，看你生的这帮畜生！”

雅柯夫舅舅走后，外婆缩进一个角落里，颤抖着哭号：

“圣母啊，求您让我的孩子通点儿人性吧！”

外公侧着身子站在她面前，望着杯盘狼藉、汤水外溢的桌子，低声说道：

“老婆子，你可要看着他们点儿，否则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

“好了，上帝保佑你！脱下你的衬衣，我给你缝缝……”

她抱着外公的头，亲了亲他的前额，他个头儿矮，只能把脸贴在她的肩上。

“看样子得分家了，老婆子……”

“是该分了，老头子！”

他们谈了许久，开始气氛还融洽，后来外公就像一只准备斗架的公鸡，用脚搓着地板，指着外婆，吼道：

“我就知道你，你比我疼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 是个笑面虎，雅什卡 是个共济会员，他们会把我的家当全部吃光的，光知道挥霍……”

我在炉炕上翻翻身，可因为太笨，把熨斗给碰掉了，它哗啦啦地顺着炉梯滚了下去，噗通一声掉进了脏水盆里。

外公一下子跳上炉梯，把我揪了下来，瞪着我，像是初次见面一样：

“是谁把你放到炕炉上的？是妈妈吗？”

“是我自己上去的。”

“撒谎。”

米什卡是对米哈依尔的蔑称。

雅什卡是对雅柯夫的蔑称。